

南通县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南通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2年3月

目 录

· 政治军事 ·

清末通州捉斋道人事件始末……………顾人和 (1)

红十四军焚毁靖序巡警局侧记……………曹汉宸 (8)

三次历险纪实……………
费学华口述
黄企舟整理 (13)

芦沟桥事变后苏北抗日形势与联抗成立…陈克强 (18)

新四军东进时南通县政府保安工作片断

……………
罗博生述作
罗冲整理 (22)

忆敌伪“扫荡”期间在余东区坚持斗争…姜杰 (26)

在通海地区坚持斗争追述……………苏坚 (35)

我所经历的一场剿匪斗争……………
曹子俊 供稿
曹颂康 整理 (42)

西亭地区反“清乡”民谣集锦……………田光 (50)

《抗日反“清乡”之歌》歌词并忆其创作

及遭遇……………康蒙 (55)

· 人物春秋 ·

李俊民在南通地区的活动……………李卜森 供稿 (60)

在同生死共患难的日子里

——怀念胞兄张冰烈士……………施青 (71)

记张冰烈士在武汉的最后岁月……………陈辉汉 (86)

绵绵情思忆江中……………陈达安 沙埠 吴平 (95)

平湖吴淑润女士及其一家·····	镇 睦 钱学谦 (101)
程后姚先生事略·····	郭 涌 (104)
我所知道的虞世澂先生·····	陆秀赓 (107)
忆述弹道专家张述祖教授·····	姜光新 (111)
《现代评论》编辑刘凤翥·····	凌君钰 (114)

· 工商经济 ·

抗战时期南通县的财经工作·····	陶允昌 (119)
忆苏中九分区的票证工作·····	成照惠 张日华 (125) 吴功夫 朱兴龙
昔日理发业见闻录·····	徐汉昌口述 叶文华整理 (133)
刘桥农机厂菜刀生产见闻·····	费春耕 (144)

· 乡镇风情 ·

紫琅旧事·····	性 之 (147)
蓬勃发展的姜灶镇·····	茅慎之 (164)
金沙城隍庙忆旧·····	季 子 (175)
西安特产雪枣麻枣麻圆儿·····	吴子新 (179)

· 民族血泪 ·

日寇在兴仁的一次暴行·····	朱 平 (183)
记日寇烧杀陈明二家的罪行·····	葛伯言 (186)
栾家甸惨案纪实·····	刘 毅 (188)

· 往事实录 ·

百年沧桑话瞿家·····	王士明 (190)
我所知的几次大水灾·····	张国华 (197)

· 文化教育 ·

平湖镇民众教育馆忆述·····	朱鹤鸣 (201)
“待晓堂”主人艺花追记·····	卑宗淦 (206)

忆苏中四分区第二届文教研究会·····	陈震林 (211)
南通《国民日报》概况·····	蔡麟卿 (216)
通西文化教育三题·····	张 昱 (227)
我在必觉镇坚持抗日游击教学的回忆·····	邱明樵 (231)
朱溥泉老先生创设余西完小记旧·····	曹玉麟 (238)
· 史实辨证 ·	
来函照登 (三则) ·····	(240)

编 后

·····	(242)
-------	---------

清末通州捉斋道人事件始末

顾人和

清朝同治年间，通州曾发生过闻名遐迩的捉斋道人事件。斋道人，是我们通海地区对吃素念佛人的一种通称。为什么那时要捉斋道人呢？从根本上说，是斋道人准备接引太平军，袭取通州城，这种暴力革命行动，为清朝统治者所不容，必然遭致后者的搜捕杀戮。有关捉斋道人的史实，兹就我所知，缕陈于下：

一、发动斋道人接引太平军的缘起

要说清末通海斋道人参与接引太平军的活动，就得先从盛广大谈起。盛广大，扬州人，原是后天教的传教士，后来他负着捻军的特殊使命，作为“捻军哨目”来到通州搞秘密活动，常扮成走方郎中，挂着“盛广大”红布招牌，走乡串户行医卖药。一次跑到狼山正南的老三港外三号圩，遇到了黄朝颺，两人谈得十分投机，黄朝颺把盛广大留宿了好几夜。关于太平军如何与捻军通气，捻军打算怎样策划接引太平军北渡的机密，盛广大向黄朝颺和盘托出。黄朝颺当即向盛广大作出“将原有吃素念佛的农民群众善加组织”的保证。于是黄朝颺便成为通海地区组织发动农民的一个领袖人物，积极地在这一带活动，向斋道人宣传，主要宣讲：“农民为何连年处于苦难之中，长期遭受压迫呢？根源主要是清廷腐败，要挖穷根、谋自由，只

有练武反清。”斋道人多次听到这些道理，受到教育启发，于是大家响应“练武反清”的号召，开展了练武活动。一群原是善男信女的教徒，竟然一变而为有组织的革命团体，并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壮大自己的队伍。当时武科举还没有废止，团练又在扩充，所以使刀枪、练弓、马、石是不会惹人怀疑的。同时还借练武之名置备了土枪土炮，当然仍然以宗教形式作掩护，如有时日里挂旗，晚间挂灯，表面是给上山敬香人看的，实际都是作军事演习的暗号。对所有头目，为了保密掩护的需要，一律沿用农民习闻习见的神佛名称，如玉皇大帝、都天、灵官、元帅、真君、火神、龙王之类名称。就是为起义准备应用的服饰，也不同寻常，全是供奉神佛的服饰和仪仗，都涂上了宗教色彩。张芝山镇的虞万高，被封为灵官，练得一手好武艺，特别是双刀舞得好，观看的人都情不自禁地喝彩，高叫：“舞得好，只见刀光不见头啊！”

二、太平军迫于形势以进为退

黄朝觐接受天王诏旨做好挂引准备

太平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天京遭受清军围攻甚急，忠王李秀成奉命离开苏州去解天京之围。哪知他一走，李鸿章的淮军就乘虚而入，首先攻占了嘉定，矛头直指苏常。而这一带的太平军将领，因为主将远离，有的已失去信心，象常熟守将骆国忠，即将守城叛献给清军。太平军反攻不下，只好向城西北撤退，而福山又一度失守，因此苏州外围的战争形势十分吃紧。太平军迫于形势，必然考虑开辟一条退路。而在东、南、西三而受敌的具体情况下，唯有以进为退才能把这

一带守军转移到大江北岸。这样，一方面既可以夺取沿湾和里下河敌后的空白地区，用来削弱清军从江北方面对天京的压力；一方面又可以联络鲁皖捻军在苏北会师，並遥为声援孤军转战皖北的自己的主将。这一战略，过去太平军似乎没有考虑过，所以先前当太平军席卷苏常，进占江阴、常熟的时候，通州虽仅一江之隔，但也未见太平军作过一次试攻。而此时胜败形势相反，为了急于避免四面包围，不能不一反过去放弃江北不管的策略。恰巧这时江上防守放松了些，和北岸有了些往来。因此通过盛广大的联系与介绍，便邀请黄朝颺到南岸会见並接受了天王的任命与谕旨，决定一俟通州方面准备充分，太平军即大举横江北渡，随即合力袭取通州。从此，江北后天教教徒在城乡各处频繁活动，大力发动群众积极储备物资，在东面选定张芝山镇作为据点，以策应太平军。太平天国十三年（1863年）春，由住张芝山镇南市的袁廷爵负责密雇成衣匠，日夜赶制官服、军衣、旗帜。盛广大则雇人躲在军山庙里刻印信、写印文书。並借举行龙华大会为名，储备粮草器械，在太平军几度侦察试渡和江南北双方的多次秘密接触以后，就约定天历五月十七日，即阴历五月十四日夜接引太平军渡江登陆，阴历五月十五日即袭取通州城，並言明就军山举火为号。在接近起义日期之前，黄朝颺还就军山召集各地教徒的头头一百多人，对起义作了精密部署。因为军山临江，山上房屋较多，道路纡曲，地点较偏僻，且山上和尚都已参加组织，附近居民又大多是教徒，所以这里最便于储备起义物资，是太平军渡江的最佳处所，因此择定军山作为与太平军相互联系地点。管劲丞同志称此举为“南通农民军起义”，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三、起义良图突遭坏人告密破坏

黄朝颢在军山大会上，规定教徒每户出钱五百文助会费，每家备一旗一枪。还颁发了军械、号衣、旗帜，要求教徒加紧操练。在敌人那一头，还秘密联系好狼山镇标下武官陈廷贵、陆家升在城内接应，临时开放东城，让太平军袭占东门的总兵衙门。还在总兵泊承陞身边布置下某旗牌，准备临时将总兵暗杀，形成清军统帅无人的混乱局面。这一会议精神传达后，教徒们无不兴高采烈，振奋异常。由于人多户多与社会联系面广，难以严守秘密，以至起义前几天消息被传开了。但人们还猜测不到此举旨在密约太平军袭取通城，只是意识到将有一场祸殃要闯出来。而那些嗅觉特灵的恶霸地主，如老三港的沈如霖、住在今为竹行乡新丰村的张莘田等人，都密切注视着教徒们的行动，暗里派人察听消息。张芝山周围的教徒比较多，其中骨干分子也不少，象张芝山南面教徒小头头袁廷爵、张进轩两人是邻居，两家经常有人往来，已经引起张莘田等地主的注目。在起义约期的前几天，住在今小海镇乡下的袁廷爵的妹婿朱一诚和他的后妻沙氏，同到袁家去作一般的走亲探望，发现袁家正雇着许多成衣匠在赶做军衣。袁廷爵依仗他们是郎舅关系，认为不需要隐瞒，就直言告以起义的机密，还劝朱一诚也参加组织，叫沙氏帮做军衣的黄洋布滚边，并送给朱一诚一面小三角旗，告诉他太平军来时，把它插在门前作为有组织的标帜。朱一诚当即一一答应接受，还当即到张芝山镇典当将一件青布马褂当掉，缴纳了五百文会费。哪知朱一诚回到家又听到一些传说，觉得事情不妙，于是心虚胆怯起来了。他左思右想，怕惹祸

遭殃，弄得拿不定主意，后来就决定到南埭今竹行乡新丰村去，同他干爸爸（寄爷）张莘田商量。这天是天历五月十五日，阴历是五月十二日，离起事时间只有两天了。张莘田先前和沈如霖碰头时，就对后天教的活动有怀疑，不过那时大家仅作一些揣测而已，搜集到的会费名册，究竟还不是什么真凭实据。现听到朱一诚的真实消息后，认为这简直是大逆不道的造反行为。于是对他干儿子朱一诚既责备又恐吓，最后还鼓励他进一步做好侦察工作。当下陪同朱一诚到就在西边的同村人沙董高天成前面陈一切，告了密。高天成听了，马上叫朱一诚的老婆沙氏先去借代做号衣滚边为名，骗取军衣或龙袍，但没有骗到。张莘田力主先下手，要高天成率领团丁去抓人。高天成当时没有同意。张莘田认为约期已近，不能迟疑，便自动组织一群帮手查抄了张进轩、袁廷爵、杨太和三家。结果三家的人都跑光了，重要的东西也都搬走了。后来就抓了张进轩家的一个前来一般走亲探望的亲戚。另外又查抄了附近蔡士相家。高天成见事已如此，便把蔡士相、张进轩的亲戚还有姓名失传的另一人共四人绑送到知州衙门报案。州官立即询问，但因毫无证据，便当堂责备报案的人轻举妄动，限令再详细搜查。后来高天成怕反坐便立即再度查抄，终于从沟中获得号衣数十件及旗帜、土枪、刀剑等等。州官得报后，便连日组织查抄捉拿，放火焚毁了主要教头的房屋。在老三港黄朝颺附近的后天教徒，全遭沈如霖查抄焚掠。新港镇沙董袁江，负责赴军山搜查军火。顿时造成了一片白色恐怖。有些人家忙把猪肉挂在门前，以示非吃素人家，从而引起所有人家都挂起了猪肉，以求不被连累。

黄朝颺当时逃到海门九堰庙妙如和尚那里。通海桥镇

的沙董刘如玉得到消息后，会同海门六垵镇的沙董张云上，向海门同知衙门要到不少丁役，到九垵把黄朝颺连同妙如和尚一并逮去，绑送通州。当州官严刑逼供黄朝颺时，胫骨被夹棍夹断，他也始终没有屈服，终被判处最残酷的刑罚——“凌迟”惨死，时在阴历九月上旬。他的老婆陈氏，也被处死。其他被捕教徒，都宁死不吐秘密，临刑时，也都神色泰然，视死如归。牺牲的人数，传说不一，有数十人到数千整万人。其中以百余人的说法较多。张芝山死难的有张进轩、袁廷爵、蔡士相、杨太和、虞万高等人。审讯时法官对虞万高说：“你如此年轻，怎么发起疯来啦？”这种说法，表面一听好象是有意图让他自认疯癫，以便脱卸罪责，而虞万高却能一眼识穿他假惺惺的伪善面目，便昂首挺胸地说：“你们在发疯嘛，我，何疯之有？”终于跟其他教头一起被残杀牺牲。

该案结束时，官绅被叙“功”的有一百六七十人，告密者朱一诚被称为“义民”，赏了顶戴。沙董高天成、张云上、刘如玉、沈如霖之类，都赏了顶戴。高天成赏的是六品顶戴，还颁赐“迹肇粉乡”的匾额，据说这匾额是大汉奸曾国藩亲笔题书，后来终于被人民砸碎了。

后 记

在我年轻时，常听我母亲讲捉吃素念佛的斋道人的故事。而他每讲一次又都心有余悸地告诫说：“这是犯法的事，不可外传。”我母亲怎么会熟悉这一故事的呢？因我外祖家就住老三港，外祖父沈清华跟黄朝颺是非常亲密的同道人，他住的那个四合一大院，捉斋道人时全被焚毁。当时他在逃，过了一段时间才被捕，处以到福建充军。

1943年前后，我执教于张芝山私立竞存初中，有幸跟黄渠臣先生同事同寝室，因而能亲聆他老人家谈捉斋道人的故事，知之较详，并了解到此乃革命之举。回去告诉了母亲。她哈哈笑着说：“那你的外公还是革命者，有光彩的人呐！”我说当然呀，我作为他的后代也沾着光呢，我要愤发有为，也要做个革命者哩。于是我母亲笑得更加欢了。此后，她不再心有余悸，而是带着光荣感谈这革命故事了。

凡我母及乡间耆老谈及捉斋道人的故事时，我总择要笔录，录黄老所谈尤多。管劲丞同志对此事作了大量调研工作，著有《南通军山农民起义史料》一书，阅后也曾摘录了部分。本文即据我笔录整理而成。其中重要情节可能有遗漏，就是所整理的材料，也难免没有错误，竭诚希望读者有以指正！

红十四军焚毁骑岸巡警局侧记

曹汉宸

1930年2月，海门草棚镇附近诞生了红军江苏第一大队。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原来的红军江苏第一大队编为红十四军第一支队。

革命的星星之火，刹那间形成一股烈焰，向地主阶级扑去。南通、海门、如皋、泰兴等地先后诞生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宣布开展斗地主、分粮食、减租、减息等工作。通、海、如、泰的农民奔走相告，个个欣喜若狂。

骑岸农民在茶前饭后，工余田头，不再以妖邪鬼怪、前秦后汉为谈资，而是以各先进地区如何组织农民协会为信息，相互传递，相互鼓励。

农民运动的烈火以燎原之势，由东向西扩展开来。眨眼间骑岸镇近东的盛桥、四总庙、下雁乡，稍东边的新河边、爱儿庙、漫灶等地在先进的二窰兄弟农会的推动和帮助下，陆续组织起农民协会。

骑岸的地主把刚诞生的农民协会，当作是自己头上的一块“黑云”，一个“克星”，不把这块“黑云”、这个“克星”除掉，他们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其中有个拥有大规模庄园的大地主，农民协会活动的区域内，都有他家的佃农。他又和南通城的统治集团声息相通、休戚与共。

辛亥革命后，南通城有了“中央队”（任何光复的城市都没有这个特殊武装组织），骑岸镇马上就有了地主武装“协防团”。这个团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这个大地主筹款购办的。以后城里有了解察局，骑岸也有了巡警局。这次农民协会在他眼皮下组织起来，无异是在他的心脏上插了把尖刀。经过他到南通城去进行一番活动取得默契后，骑岸镇巡警局便来了一个新局长。

这个新上任的巡警局长，叫李馥之（草名一个“馨”字，馥之是他的字）。他一到任就从巡士（骑岸人当时称警察为“巡士”）中遴选的刘锦渠、刘锦堂、张小勇、顾荣昌、刘镜波五人封为“五虎大将”，作为他的亲信爪牙（这五人所为街上的恶棍、地痞，人民恨之入骨）。这班亡命之徒为他的恩惠所笼络，无不死心塌地为他充当鹰犬。

巡警局的职责，本来是维持地方治安，管理街道市容，指挥闹市车辆，纠察醉汉、疯人对市民的骚扰，补充地方“里正”（即里正，旧社会管理窃贼扒手等莠民的群众组织）力量之不足。可是李馥之却把这本份职责丢在脑后，而不分白天黑夜，不论阴晴风雨，只要一听到那里有农民集会活动，就马上带了他的“五虎将”前去砸打、破坏，农民协会成员闻讯转移，他就顺手牵羊，抓回一些所谓嫌疑分子，关在拘留所里，派人放风要价。等到这些无辜农民拿出皮花、稻谷、土纱填足他的腰包，这些人的“嫌疑”也顿时抹掉，被释放出来。所以，李馥之与“五虎将”到了哪里，哪里总是妇哭儿号，鸡犬不宁。

哪儿有压迫，哪儿就有斗争。二马、三马路、白龙庙一带的红十四军距骑岸仅20多华里，红军当然不会听任李

貌之如此嚣张，他们闻讯后便酝酿着对李馥之迎头痛击的计划。

1930年5月7日（农历四月初九日），红十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健儿及杨星五率领的二窠农民协会成员、农民共约1000人，于拂晓前2小时左右到达了骑岸镇南东街外。

这里必须补充说明一下骑岸巡警局当时的布防情况。现骑岸镇房产管理所全部和西边两家市民店房，直到范堤东岸边，为当年巡警局旧址。南街外20米处立了3米高的粗圆木栅栏，两翼插入两旁河水中，上有三齿钢叉朝天密布。栅栏内20米处为社墩观潮亭，亭内夜里设有岗哨守护栅栏，兼向外警戒。东街栅栏两翼，紧贴居民墙壁，上、下午6时半有巡士专职司启闭，唯夜不设岗，仅不时地进行流动巡视。镇西街外为宽阔的沧河截断，毋须设防。北街在骑岸闸中境设岗亭，夜司布岗，直至天明。

红十四军到达南街栅栏外，觉得必须首先攻破这栅栏。当时没有攻坚武器，棍棒敲打无用，如用人梯翻越，三齿叉固不成问题，而一旦被近在咫尺的哨兵发现，势必鸣枪示警，其后续部队就在附近，红军六七百人（其余在东街外待机而动）集结在栅栏前半华里内的范堤两边，他们人摩肩，踵相接，栅内倘一发枪，一弹可穿栅外多人，伤亡率可想而知。这就给红军指战员出了难题，一时无计可施。

天下事往往无巧不成书，这一夜恰巧是骑岸小学校校长张俊才死去的老婆“五七”之期。校长家请和尚做道场，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照例去送奠礼。夜饭后女教师回校，男教师12人凑成3局，在摸纸牌。他们一直碰和到半

夜才散场，吃了夜宵再开和尚开偈施食。回校时已是后半夜两点多了。教师们酒醉饭饱，一路谈笑风生。到栅栏前，他们没想到身旁两岸芦苇丛中正藏着红军健儿。一个和巡士们熟悉的教师自告奋勇去叫门，巡士走出哨亭，问了夜出情由，通了姓名，再用手电筒照察了栏外一大群教师，觉得无可怀疑，二话没说，开了大锁，拉开了铁门。就在这一刹那间，一片呐喊冲杀的巨浪犹如晴空霹雳，震天撼地。开锁的巡士，吓得屁滚尿流，来不及也不敢回局报警，连爬带滚躲到社墩西边麦田里发抖去了。

东栅栏的红军健儿们听到南街人声鼎沸，知己攻入镇内，便用人梯翻入栅栏，砸开铁锁，人流滚滚地向里街涌去。机智的红军，在武器弹药极端短缺的情况下，善于吓唬敌人。他们把爆竹放在煤油桶内鸣放，连珠的乒乒乓乓爆炸声，胜似几挺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巡警局的官兵吓坏了，连滚带爬逃过闸桥。事后听说，巡长姜某是手脚并用爬到麦田深处的。

李馥之由于对主子“尽忠职守”，前一天下乡宣传农民协会，归来中途遇雨，衣服淋透而闭门发高烧，今夜刚请医生用表药发汗，睡在西后街某娼妇家，闻声如丧家之犬，奔到局里，见到两个逃得迟的巡士，他喝令他们放下准备逃跑带走的包裹，抄着他两边夹肢窝，象架死罪犯上刑场似地，一步一步捱到二总岸外的“育纱帐”里。

再说红军一鼓作气，冲到巡警局里，里面的鬼影也没有了，挂在壁上的五响后膛快枪和弹药，红军毫不客气地“领收”了。大家见到局长审讯农民的大堂和关押农民的拘留所，不由火冒三丈，立即捣毁。一个红军抄到两桶煤油，灵机一动，把局长、警长、巡官的被服、蚊帐分放到

各个房间，浇上煤油，火柴一擦，20多间房屋眨眼间烈焰冲霄，浓烟翻滚。躲在麦田的李馥之先是经受不了初夏凌晨的余寒，又加上担惊受怕而抖个不停，继而见到局子上空的烈火浓烟，明知老巢已毁，顿时如万把尖刀刺向心窝，可耻地滴下了眼泪。

东方大亮，红军们目的已经达到，便高唱凯歌回防了。骑岸附近农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赶到现场观看，只见断栋焦梁吐着火舌，冒着青烟，在一片瓦砾上毕剥作响。大火吞噬一大片房屋而无人抢救，这情况是罕见的。十字街贴满红绿标语：

“农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农民协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

“谁敢涨租加租，当心你的龟壳！”

“放债图高利，人头要落地！”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大土豪×××！”

骑岸的这位天字第一号土豪，经过这番革命风暴的冲击，吓得心胆俱碎，又听说标语上点了他的名，更使他如惊弓之鸟，便马不停蹄地带了姨太太、小姐们逃到上海去了。

三次历险纪实

黄学华口述 黄金舟整理

我是1972年退休的教师，现年87岁，目前已是耳聋眼瞎、步履艰难的老人了。我想在我与世告辞前，将我一生中遇到的三次死里逃生的惊险经历，予以忆述，使晚辈们了解历史，懂得国情，从而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

第一次：国民党的残酷迫害

1927年秋，我在南通师范校学习，读师一。10月22日中午，我们正在吃饭，平静的校园里突然冲进二三百个国民党军警，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学校。他们先把学生赶到教室里监视，然后到学生自修室和寝室等处翻箱倒笼，逐个搜查，妄图捉拿共产党员。

原来，那天上午，南通县邮政局收到井岗山那边有人寄给通师一个姓汪的学生一捆宣传材料。邮政局立即向国民党南通县政府警卫班作了报告。国民党南通县政府接到报告后，马上派出军警包围通师，进行搜捕。国民党军警进校后，先查点学生名册，因名册上没有姓汪的学生，便把学生赶到教室里，点姓问名，加以监视。之后，到学生自修室、寝室里搜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索，一无所获。最后，在我床铺底下一本书中，发现张思九（注）给我的一封信，信上有这样一句话：“武汉形势大好，铁